

我可以死，但不能

蝇营狗苟一辈子。

江南

JIANG NAN

著



FLAMING
HEAVEN VOL. KYRISIC

天之炽

天之炽

女武神²

CS 湖南人民出版社

FLAMING
HEAVEN 江南◎著
天之炽 女武神 .2

✧ 神可不只是慈悲，神也惩罚魔鬼。 ✧
God not only has mercy, but punishes the
devil as well.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之炽·女武神. 2 / 江南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561-1015-5

I. ①天… II. ①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2710号

天之炽·女武神. 2

著 者 江 南

总 策 划 周 政

总 监 制 杨翔森

责任编辑 彭富强 夏丽芬

特约编辑 段金燕

封面设计 彭意明

版式设计 贾志翔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1015-5

定 价 28.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我不信报应，只信自己的双手，我要亲手送那些该上天堂的上天堂，该下地狱的下地狱。

——西泽尔·博尔吉亚

天之炽

女武神の
FLAMINGHEAVEN



目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大夏龙雀
017	第二章	机械女皇的契约
041	第三章	炽天使的重临
075	第四章	中山之狼
087	第五章	古洛诺斯的阴影
113	第六章	忍冬之女
141	第七章	屠龙者圣乔治
179	第八章	远东公主的使者
211	第九章	暴风雨降临之前
247	第十章	命运前夜

天之炽 女武神2
FLAMINGHEAVEN



第一章
—— 大夏龙雀 ——

001 龙雀归来

自古以来，以阿尔卑斯山为界，地理学家把世界分成了东方和西方。

弥赛亚圣教兴起，机械文明绽放之后，西方便以教皇国为领袖，结成了坚固的联盟。

东方的霸主则是千年帝国——夏国，夏皇君临天下，多数东方国家都是夏国的属国，通过对夏国纳贡，获得夏国的庇护。

在百年之前，夏国凭借超重骑兵和机械弩兵部队，完全压制了西方，西方诸国闻风而丧胆，只能扼守阿尔卑斯山天堑。但在机械文明兴盛的时代，东方落后了一步，在西方人的机动甲冑和战车部队的压制下节节后退。

这种局面直到一个人的出现才改观，那个人的名字是楚舜华，现任夏皇的哥哥，夏国的监国公爵。这个年仅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以绝强的手腕震慑了夏国的权臣们，握住了东方的最高权力。

同时他还是卓越的军事家，在金伦加隧道的争夺战中——那是东西方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会战之一——凭借古老的骑兵和弩兵战术，挡住了甲冑骑士们的轮番冲锋，最终炸毁了金伦加隧道，暂时地阻止了西方人通过铁路进攻东方的战略企图。

当然，那次胜利也是拜教皇国第一骑士、号称“骑士王”的龙德施泰特所赐，这位骑士领袖在关键时刻背叛了自己的国家，用神圣武器“圣枪装具·朗基努斯”攻击教皇的战车。

西方人敬畏地称楚舜华为“大夏龙雀”，龙雀是种传说中的鸟，凤凰的一种，凤凰中的最凶恶者。

星历1888年夏，世界的东方，夏国。

夕阳向着巍峨的王屋山坠落，平原之上大河奔流。

山路到这里就断绝了，骑兵们只能集体下马，牵着战马走完剩下的路。

夏国的战马是身高接近2.5米的异种战马“夔龙马”，配上沉重的铁甲，这种生物甚至能跟甲冑骑士略作对抗。在平原上它们的冲锋堪称“铁流”，但走这样的山路却令它们痛苦不堪。

楚舜华的战马也是一匹夔龙马，名为“朱砂”。

朱砂走在最前面，它的臣民们也只有咬牙跟上。朱砂是马群中的王者，多数的夔龙马都是乌铁般的青黑色，但朱砂恰如其名，红如朱砂，奔行起来仿佛流动的火焰。

以朱砂的神骏，楚舜华从前线返回夏国的首都洛阳只需要不到十天的时间，可这十天的路程，楚舜华足足走了四个月，一路上经过很多属国和行省。

对于大夏龙雀的来访，属国君主和行省总督莫不战战兢兢。对于这位强权的公爵，东方人也持不同的观点，有人说他是天赐救星，也有人说他无父无君、功高震主、刚愎自用，早晚沦为乱臣贼子。

金伦加隧道的会战由楚舜华主导，调动了夏国的所有精锐军队，楚舜华若赢下这场仗，声威还会继续上升，若是失败，最好以身殉国。

决战前夜，夏国贵族中开了一场隐秘的赌局，赌楚舜华的生死，赌他死的人占了八成。

很多人都盼着龙雀的死。神话中说龙雀一旦起飞就再不降落，直到它死的那一天，巨大的身躯破云而落，坠落在苍茫大海上，激起滔天的狂潮。楚舜华十六岁开始掌权，已经翱翔了接近十年，也该坠落了。

可谁曾料想楚舜华赢了，凭着血肉之躯挡住了西方的钢铁部队。

所以楚舜华带着随身的百骑精锐经过各属国和行省时，君主和总督都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他们亲自带领仪仗队，以盛大的仪式欢迎这位归国的英雄。

楚舜华人还在千里之外，消息却通过电报不断地传回帝都洛阳，譬如某国君主盛赞楚舜华公爵真乃天将雄才，某位总督含泪拥抱公爵殿下，称其真乃皇朝的铁壁和长矛……国门为了楚舜华次第而开，万千百姓为英雄的到来而奔走相告。

帝都的贵族们原本还想降罪于楚舜华，说他穷兵黩武，打了一场没必要的战争，耗损了帝国的战力。可没等楚舜华回到帝都，这场战争已经盖棺定论了，人人都说没有大夏龙雀，夏国已经亡了。

如此一来连楚舜华的政敌们也无法攻击他了。

楚舜华一路行来，路线很不确定，有时偏北，有时向南，谁也不知道他下一站会出现在哪里，各地的行政长官都战战兢兢，生怕遭到公爵殿下的“突袭”。

此刻，这支骑兵队终于接近了帝都，穿越一片松林之后，再往前就是悬崖了，悬崖下就是河洛平原，洛阳便坐落于此。

洛阳，这座城市曾被称作“中京”“洛京”“王京”等等，自古以来它就是东方的中心。直到前任夏皇，也就是楚舜华的父亲，把它改名为“洛阳”。

洛阳是个低调的名字，那位皇帝喜欢低调的东西，他说有一天河会干、城会朽、人也会流散，无论它曾经有过多么显赫的名字。

作为皇帝，楚舜华的父亲并无巨大的成就，他平生所作所为，只有一件事震惊了整个东方，那就是他跟星见的相爱。

夏国也有自己的国教，这种宗教并无正式的名字，西方人通常称它为“巫教”。夏国皇室供奉巫女，巫女们观星、预言、守护夏国的国运。巫女的领袖被称为“星见”，星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不逊于夏皇。

可一旦这个女人把自己献祭给命运，她就永远不能有情爱，必须终生保持处女之身。星见既是至高的，又是不祥的，她是纯阴之女。

可夏皇爱上了星见，星见也爱上了夏皇，他们共同生下了楚舜华这个帝国长子。

这种惊世骇俗的行为引发了朝野动荡，在几乎所有大臣和皇室成员的弹劾下，皇帝选择了逊位。几个月后他病重而死，几乎是差不多的时候，星见也死在了太庙的井里。

根据巫教的规矩，犯错的巫女都会被投入枯井，在那里忏悔直到死去，永无开释的一天。

这对男女没有资格葬入皇室的墓地，所以他们葬在哪里始终是个谜。

此刻这个谜底揭晓了，巨大的夕阳下是一片墓地，墓地里都是黑色的四方柱，大理石质地，仅仅是磨光和刻字，除此之外什么装饰都没有。墓地的中央，并立着两根最为高大的四方柱，上面雕刻着那位皇帝和他所爱星见的名字。

楚舜华点燃六支白檀香，吹灭之后，插了三支在父亲的墓碑前，三支在母亲的墓碑前。

他素来穿西式军服，今天却穿了一身古服，白麻广袖，峨冠博带，宛若千年前的男子。

“父亲，母亲，这次儿子又是战胜归来。”他单膝跪下，“可惜太多人都没法跟我一起回来了。”

他的身后，骑兵们也单膝跪地。

他们中年纪最长的人追随楚舜华已经接近十年了，他们的很多朋友也埋葬在这里，很难想象的是楚舜华身居高位，直接效忠于他的人数以千计，可他竟然能记住每个人的名字。每当他失去一个人，他就在这里添加一根黑色的四方柱。

这里很难抵达，帝都中没有其他人知道这片墓地，而楚舜华自己只要略略仰头看向地平线上崔巍的王屋山，便能以目光遥祭他的父母和友人。

“我已经很疲倦了，”楚舜华又说，“但新时代，还很遥远啊。”

他极少流露出这样疲惫的神情，很多人甚至误以为他是不会疲惫的。

他擦净了父母墓碑上的灰尘，转身来到另一根大理石方柱前。在这片墓地中，唯有这根方柱是用白色大理石磨制而成，上面一片空白，没有写名字。

楚舜华在这根方柱前也插下了三根线香，无风的天气，香烟笔直地上升，仿佛透过它能跟那远在上天的人说话。

下属们都猜测那根方柱代表某个女孩，某个能够配得上大夏龙雀的女孩，因为望向那根方柱的时候，楚舜华的目光总是很孤独。

这片墓地刚刚兴建的时候，只有两根黑色方柱和一根白色方柱，那时候楚舜华刚刚踏上夏国的政治舞台。这么说来，龙雀在起飞之前，就已经失去了这一生中所有重要的人。

以楚舜华的身份，想他死的人固然不少，但想跟他结亲的也不少。这些年不知多少人试图为他做媒，帝国名媛、四方公主的照片流水般送进公爵府，选美似的，楚舜华都以优雅的回信婉拒。

这次回国的路上，好几位公主亲自出面款待，席间或眉目传情，或奏乐奉酒。可她们脉脉含情的目光都如坠深渊，楚舜华喝酒、交谈、微笑，神凝气聚，岿然不动。

“真是迷人啊……”楚舜华轻声说着，弯下腰，把额头放在白色方柱的顶上。好像那晶莹而坚硬的女孩还坐在那里，双手抱膝，默默地看着他，跟他额头相抵。

002 朱砂北望

骑兵们卸下马背上扛着的黑色方柱，把它们“种植”在墓园的周围，那是他们在金伦加会战中失去的友人。

楚舜华漫步在墓园中，手持一支短笛，吹着漫漫的长音。曲子并不哀伤，只是有些孤独。

晚霞铺天盖地地降下，给他的背影镀上了一层金边。

最后他来到朱砂的面前，解下它的面甲，轻轻地抚摸着这匹马王的额头。当年在战场上，一发子弹打穿了朱砂的脑颅，它幸运地活了下来，但额头上永远都带着一个可怕的弹洞。

朱砂这个名字让人想到温柔的女孩，可这匹战马凶猛得像是野兽，血红的眼睛叫人不寒而栗，唯有在楚舜华的面前它会流露出温顺的一面，不停地舔着主人的手。那是因为朱砂很喜欢吃糖，楚舜华经常都会捏着糖块喂它。

今天楚舜华的手心里没有糖，只有一柄锋利的小刀。

他用刀割开皮带，把朱砂身上的重甲一件件地卸了下来。最后是马鞍，马鞍下方藏着成排的银管，银管有手指粗细，每根银管都引出一根银线，每根银线都连着一枚银色的针头，针头埋在朱砂的脊骨深处。

西方人一直对夔龙马很好奇，想知道夏国人是如何培育这种怪兽般的战马的，但繁育夔龙马的技术是夏国最高级别的军事机密，外人无从窥探。

其实秘密都在那些银管上，夔龙马那惊人的体力是靠马鞍中的兴奋剂提供的。兴奋剂令它们不知疲倦，一往无前，直到战死。

从某种意义上说，夔龙马也是战车，燃烧生命的战车。

“这些年辛苦你了，”楚舜华拍拍朱砂的头，“是时候让你自由地奔跑了。”

可朱砂并没有离去的意思，它的习惯就是服从主人的命令。它仍旧舔着楚舜华的手，期待着那块并不存在的糖块。

楚舜华反手一刀，扎在朱砂的颈部，跟着横割。疼痛唤醒了这匹公马的凶性，它前蹄高高扬起，差点就要对着楚舜华踩下。但最后一刻，这匹畜生再度意识到那是它的主人，马蹄旁落，它缓缓地退后，瞪视着楚舜华，红色的马眼中透着迷茫和惊恐。

它不明白自己为何受伤害，它今天一直很驯服，它本该得到一块糖。

这时骑兵们已经卸下了其他夔龙马身上的铠甲，它们本能地聚集在朱砂背后。朱砂是它们的王。

楚舜华伸出手，立刻有人将一支连射铳递到他手上，这是金伦加会战中的战利品。连射铳吼叫起来，密集的子弹打在朱砂身前，泥土溅起两米多高。牲畜天生就害怕火焰和噪音，朱砂惊得跳起，狂奔向山坡的另一头。

连射铳始终压着马群射击，朱砂几次停步，却一次又一次地被驱逐。等到楚舜华打空了子弹，马群已经越过一条深沟，站在了另一片山坡上。战马和它们的主人隔着深沟对视，巨大的夕阳缓缓下坠。

冒烟的枪口仍旧指着朱砂，楚舜华的脸上全无表情。朱砂的眼睛里，迷茫被愤怒取代了，野性被激发出来，它大力地踩踏着地面，向楚舜华示威。然后它发出一声嘹亮的长嘶，带领它的族群掉头离去，晚霞之下它们的背脊仿佛起伏的群山。

“去远方吧，去人类无法捕获你的远方。”楚舜华扔下连射铳，“人类……都是些坏东西。”

“殿下，这是我们最后剩下的夔龙马了，赶走了它们，要建立新的马群可不容易。”骑兵队长说，“没有了夔龙马，我们拿什么跟西方人的铁傀儡抗衡？”

“你们全新的战马和刀剑已经在那座城市里准备好了，”楚舜华指向悬崖之下的帝都，“现在全速行军，太阳落山之前，我要入宫面君。”

风突如其来，吹动他素白的长袍。

王屋之巅，白衣临世！

洛阳城中，通天宫，夕阳洒落在明堂的屋顶上。

皇宫名为通天宫，意思是皇权天授，权力通天；天子议事的地方叫作明堂，意思是兼听则明。

夏国皇室历史悠久，在各个方面都遵循古制。可随着时代的变化，明堂也做了改造，安装了电灯和蒸汽取暖的设备，这时候明堂里已经灯火通明。

年轻的夏皇端坐在金色的纱幕后，身穿红黑两色长袍的太监们围绕着他。太监们拖着长长的衣摆，仿佛扭动尾巴的蛇。

“朕很忧虑。”夏皇缓缓地说。

紫檀镶金的宝座上坐着三个人，两个妙龄少女贴在夏皇身上，衣裙轻薄，露出来的腰腿光滑如玉，脚腕上的金铃叮当作响。

这些女孩子都是太监为夏皇选的，远比妃子们让他满意。大臣们已经数次警告太监们，不许诱惑皇帝在女色上放纵，但太监们总说夏皇年纪尚小，男欢女爱天经地义，还可以减轻政务繁忙带来的压力。

可今天这些女孩们显然不能令皇帝放松，夏皇靠在一个女孩身上，把玩着另一个女孩的细腰，但眉头紧锁。

夏皇楚昭华，十二岁就继承皇位，今年他才二十二岁，就已经当了十年的皇帝。他继承了父母的容貌，面如冠玉，凤目生威，是书上说的“明君之相”。他也聪明过人，过目不忘，方方面面都有当个好皇帝的潜质。

“河清海晏，四海升平，不知陛下的忧虑从何而来？”太监首领小心翼翼地问。

“你说朕忧虑什么？”夏皇忽然抓起手边的水晶镇纸砸向他。

太监首领敏捷地闪过——这种事情夏皇不是第一次干了——镇纸砸中了后面的金丝珞琅八音盒，八音盒原本演奏着舒缓的舞曲，这下子机轴弯曲，只能奏出咔咔的噪音了。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要用到你们的时候，都往后躲了是吧？”夏皇怒吼，“问朕忧从何来？有那个人在一天，朕的皇位就一天不稳！朕不忧虑，朕不是傻子了么？”

太监们匍匐在夏皇脚下，悄悄地相互递着眼神。

“令陛下忧心的事，就是臣等没办好的事！令陛下忧心的人，就是臣等的敌人！”最后还是太监首领大着胆子说，“只是以那个人的威望，臣等虽有忠心，却仿佛蚍蜉撼树，无能为力啊！”

“威望？威望？他是臣子，朕是皇帝！他凭什么在朕面前摆威望？”夏皇咬牙切齿。

“他的威望都是陛下赐给的，本该随时都能收回来。可他掌握军队太久，手下名将太多，竟成尾大不掉之局！”一名太监做捶胸痛恨状。

“不光如此，他还染指国库！这些年他穷兵黩武，军费已经让国库不堪重负，可他又花费重金招募西方工匠，昼夜研究西人的机械技术。臣看他是有不臣之心！”

“最可恨的是有些无知之徒还猛拍那人的马屁，说若不是那人在，我夏国的国门早已被攻破不说，陛下当年根本就坐不上皇位！”

太监们纷纷进言，都表现得义愤填膺，却始终没有一人敢提及“那人”的名字。而夏皇的眼神渐渐阴狠，右手原本还慢悠悠地抚摸着女孩的细腰，到最后竟然掐出一大片青紫来。

“看他在陛下面前飞扬跋扈，臣等恨啊！臣等忍得很苦啊！”太监首领在皇帝面前连连叩首。

皇帝长叹一声：“世上又有谁比朕忍他忍得苦？他是朕的哥哥，统领着朕的军队，是西方人眼里的‘大夏龙雀’。西方人不怕朕，只怕大夏龙雀！你们可知道什么是龙雀？龙雀，乃是凤凰中最凶恶的一种，孤飞暎天，翼载长云！又有人说他是帝国长子，说他本该是帝国皇帝！还有人说，星见在他身上注入了幽暗之力，谁与他为敌，谁就要死……荒谬！荒谬！！荒谬！！！”说到这里他再难遏制怒火，猛地起身，死死地攥着腰间的剑柄。

太监首领近前一步，压低了声音：“陛下不必烦恼，大臣们都怕楚舜华，可陛下

还有我们呢！臣等愿意为陛下分忧！”

皇帝吃惊地看向这个阉人，见那双总是善笑善媚的眼睛里竟透出一股锋芒来，就像一只想要捕猎狮子的狐狸。

“你？你一个在宫里伺候的下人，你凭什么为朕分忧？”皇帝冷笑。

“臣等虽然读书不多，身份低微，但臣等有忠心！”太监首领目光灼灼，“请陛下看臣等的忠心可不可用！”

皇帝沉默了几秒钟，缓缓地坐回皇座上：“说来听听吧。”

003 密谋

太监干预朝政，本是夏国皇室的忌讳，现任夏皇并不昏庸，本不该纵容这种事，但他想要跟哥哥抗衡，手中就得有人。

太监也算是一支力量，相比那些正正经经的大臣，太监们确实“忠心”。他们也许贪污受贿，但他们绝对不希望皇权旁落，因为他们只能靠着皇帝往上爬。

太监们对了眼神，这一刻终于到来了，他们谋划已久的事，可以讲出来了！

“陛下若想削弱楚舜华的权力，可以缓缓图之。”太监首领凑近皇帝耳边，声音细如蚊蚋，“楚舜华掌握军权已近十年，高级军官多半都是他的嫡系，所以楚舜华的地位稳如泰山。陛下宜先剪除他的羽翼！”

“愚蠢！哥哥何等精明，朕若是剪除他的羽翼，他怎么会放任不管？”

“剪除羽翼可未必是处罚啊！”太监首领阴笑，“陛下可以借他们凯旋的机会，给他们加官晋爵。高层军官再往上升，就不能留在帝都了，按照军规应该轮流去各个行省驻守……至于空出来的位置，就让那些忠心于陛下的人顶上吧。”

他从袖中摸出一份名单，递给皇帝：“这些都是军中忠于陛下的人，经常在臣等面前表达对楚舜华倒行逆施的愤恨，请陛下考察他们的资质，看是否可用。”

这就是太监们的真实用意。名单上的人都送过巨额的贿赂，希望在军中升职，但军队是楚舜华的地盘，唯有把楚舜华的嫡系都弄走，才有位置空出来。

“楚舜华不是龙雀么？有翅膀的才叫龙雀，没翅膀的那是走地鸡！”太监首领仍沉浸在高谈阔论之中，却没有注意到夏皇的脸色已经变了。

“你好大的胆子！军队是我夏国的长城，你这是想撞掇我效仿昏君自毁长城么？”夏皇忽然拔出腰间的佩剑，抵在太监首领的喉间，“你，不怕死么？”

太监们惊恐地匍匐下去，这个年轻自负的皇帝分明很好哄才对，他忌惮自己的哥哥也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怎么会是这样的反应？难道算错了什么吗？

思考了几秒钟之后，太监首领做了个冒险的决定，他迎着剑锋扑了上去，狗一样趴在夏皇的膝盖上：“陛下天纵英才！臣怎么敢教唆陛下？要说长城，帝国的长城是陛下才对！哪里轮得着楚舜华那个乱臣贼子！”

他这是豁出去了。他跟随夏皇时间很长，知道这个年轻人喜怒无常，经常会故作怒容来逼你说出心里的话，他赌夏皇刚才的话并非真心，而是要试探他的忠心。

“军队是忠于国家还是忠于陛下？军队是捍卫国家还是捍卫陛下？当然是先陛下而后国家！有陛下才有国家！可楚舜华手中的军队，虽然守得住国门，却不一定守护陛下的皇座啊！”太监首领慷慨激昂地说，“再有十天半个月，楚舜华就该还朝了。这是难得的良机，陛下错过这个良机，再想剪除他的羽翼就难了！”

“良机？”皇帝长眉一挑。

“这是楚舜华最虚弱的时候！他以前飞扬跋扈，那是有军队撑腰，但这次他损兵折将，所以才不敢立刻回国，而是沿途巡视各属国和行省。那些君主和总督为他歌功颂德，像迎接凯旋的英雄那样迎接他。如此一来他人未归来，舆论已经形成。但这恰恰暴露了他内心的虚弱！陛下不但不斥责他穷兵黩武，反而封赏他和他的手下，他还有什么可说？”

太监首领再度呈上那份名单：“陛下！千载难逢的良机啊！把国家的军队……变成陛下的军队！”

皇帝凝视着太监首领的眼睛，良久没有出声，然后懒懒地伸手，接过名单，随便扫了几眼，折叠之后收入口袋。

太监们相互使着眼色，脸上都透着欣喜，这次他们赌对了！有人说伴君如伴虎，这话果然不错，但在皇帝面前若能连续赌对几次，那也绝对是平步青云。

明堂里静悄悄的，皇帝抚摸着身边少女的腰肢，若有所思，这种情况下自然没人敢打搅。

皇帝表面上看起来仍旧是懒懒的，可心中却掀起了滔天大浪。

这些天他格外沉溺于女色，就是因为他那天纵英才的哥哥要回来了。该怎么封赏哥哥呢？他想不出来。再高的封赏都是哥哥应得的，再进一步他就只有把屁股下这张皇座、背后这座通天宫和身边这些千娇百媚的女孩子们“禅让”给楚舜华了。

就是这样大家也不会太惊讶，很多人都会说帝国长子终于拿回了本该属于他的位置。

楚昭华是幸运的，但也是不幸的，任何人坐在这张皇座上，能得楚舜华这种天才辅佐，都是幸事，可最不幸的莫过于这个天才是你的哥哥！他也有继承这个国家的权利！

今天太监们为他解开了心结，左思右想这委实是一条妙计。

皇帝在心中推演着那一幕，楚舜华跪在明堂中央，他居高临下，委婉地斥责哥哥的过失，又温言鼓励他，让他虽然不安，却又不会生出叛逆之心，再然后是大规模的封赏，让归国的将士们都为皇帝的恩典而欣喜，他们山呼万岁……

想着想着，连皇帝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一缕微笑出现在唇角……

这时地面忽然有节奏地震动起来，明堂也跟着摇晃，屋顶的琉璃吊灯颤颤巍巍的。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皇帝猛地起身，神色紧张。

“怕是地震！快搀扶陛下去开阔处躲避！”太监首领惊恐地大喊，“这明堂没准要塌！”

“混账！国之象征，怎么会塌？”皇帝一边怒吼，一边顺从了内臣的建议，由女孩们搀扶着起身，准备离开。

“报——”守候在明堂外的太监狂奔进来，神色惊惶如丧考妣。

“混账！”皇帝再度怒吼，“这是什么地方？容你这样放肆奔跑，奔丧么？世间名将，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你们这些丧胆的小人，怎么能随朕建立伟业？说！”

太监整个身体趴伏在地，抖得像是筛糠：“公爵……公爵还朝！”

皇帝忽然听不见任何声音了，满耳都是那轰雷般的四个字：“公爵还朝！公爵还朝！公爵还朝……”

夏国的公爵远不止一位，但若是只说公爵而不言其名，那就只有那个人。

那个人这就回来了？怎么可能呢？分明下过命令，要求沿途的国家和行省随时通报他的行踪，最后一次接到情报是三天前，他还在六百公里之外！难道他在三天里急行军了六百公里？

夏皇忽然明白了，他犯了错误，他以为自己能预判哥哥的做法，可哥哥从来就是个无法预判的人。

时至今日都没有人能对楚舜华下结论，他到底是狡黠还是凶猛，到底是忠臣孝子还是逆臣贼子，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他高悬在天，仿佛天意，而天意不可测。

太监们在哆嗦，夏皇想怒斥这帮无胆之人，就得先止住自己的哆嗦，可他止不住。

第二名报信太监冲进了明堂，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公爵已过天华门……陛下！陛下快去迎接！”

一名在皇帝身边服侍的太监大步上前，狠狠一掌打在报信太监的脸上：“说什么混账的话？楚舜华再怎么说是臣子，臣子面君，反倒要陛下出迎？今天陛下就坐在明堂里，等他叩见！”

“对！陛下切不可出去迎接，那是屈尊降贵！听这动静他莫非要带兵进宫？”又一名太监说，“陛下快下令让金吾卫包围明堂！”

太监首领冷着脸上前，两脚踢开这两名内臣：“愚蠢！大军远征归来，陛下理应出迎！这通天宫是陛下的家，陛下在自家迎客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时候不敢出去见他，反倒显得陛下怕了他！况且……你们觉得明堂这样子能接见楚舜华么？”

太监们扭头四顾，恍然大悟。

皇室有着很森严的制度，后宫女性除皇后外不得踏入明堂、奇技淫巧之物不得进入明堂……但楚舜华出征之后，皇帝按着自己的性子，把什么东西都弄进来了，甚至允许那两个少女跟他同坐皇座……眼下这些都得搬走，立刻搬走！

皇帝在太监们的服侍下整衣，女孩们跌跌撞撞地往后门跑，其中一个没跑几步就崴了脚，痛得坐在地上起不来——西风东渐，后宫也流行起高跟鞋，可她们还没有熟练掌握。

“找人把她扛走！”太监首领大吼。

“公爵已过神武门！”这是第三次通报。

夏皇深呼吸几次，在太监们的簇拥下大步走出明堂，他昂首挺胸走在前面，竭力表现出一位明君欢迎凯旋英雄的热情。太监们跟在后面，仿佛尾行的群蛇。

他们刚刚冲下台阶就呆住了，步步后退……他们想要尖叫，却无法呼吸。

夕阳将尽，残光铺满了明堂前的广场，朱砂色的宫门前弥漫着云一般的白汽，白汽中走出铁墙般的黑影，他们的步履那么沉重，形象那么狰狞，简直是从古老画卷中走出来的恶鬼。他们的脸是银色的鬼面，全身笼罩着黑色的金属甲冑，行走时发出机械运转的微声，背后白汽弥漫。

居中的甲士们扛着朱红色的肩辇，身穿白色古服的年轻人端坐在云雾之上，他的眼帘低垂，神光内敛，但他的威仪覆盖了整个广场，直逼明堂之前！

“哥哥……”皇帝的声音仿佛呻吟。